

最后一次走出癌症病房,已经是十多年之前了。

把所有病房里用过的东西都扔掉,算是与折腾我翻天覆地的化疗做个了断。父亲送我一双细瓷茶杯,也有一只留在了病床边的茶几上。孤单的另一只,现在已有了缺口。

那天阳光很好,不少人来接我。曾送我野生黄鳝和山间干果的H君,穿着病号服,一直送我到车前,紧紧握手。在下楼的电梯里,我突然想起,推进手术室,解开病号服,麻醉师嬉笑着对护士说,进来一个有胸毛的。那个地方,也需要调侃。此时,一个赤裸的人与动物无异。

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同伴倒在了死神的脚下,觉得阳光下的自己,从里到外,都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

这个世界,打量你的目光也变了。

这时,你面对最依赖的,乞求挽救你生命的医生,会觉得自己的无奈在他们眼中反射出来,却也要挣扎着与死亡博弈。他

们明白着你的担忧和祈愿。

第一次走进一位老中医的诊室。搭脉、观舌、开方,他灰白的脸呆板着,没什么话。只是交代,每天喝药二十次。接着,在桌旁一堆书中拿出一本,说:这是我写的中医治癌的书,可买一本看看。又指着旁边装有黄色粉末的白塑料袋,看着我,显出诚恳:这是我自制的中药粉,会有效,要现买,东西也不多了。

这时候,谁会拒绝呢?

几十天的“20次”之后,再也难以忍受这十几分钟的“1次”,妻子每天凌晨3点起床苦熬的药,好几次被我吐在了厨房的水槽里。

住在另一个城市的三姐和弟弟,联系到一位更资深的中医专家。他把我的脉,眼神平静,满是皱纹的脸上透出严谨。看了舌苔后,便嘱旁边的女助手开药方,叮咛女助手药名和剂量,想到了什么,让她在方子上做些调整。问他能否吃营养品,冲出一句:有钱就去吃。眼里露出一丝讥诮。

小A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,现在已经工作了。不久前,她约我喝茶,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。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她了,见了面差点认不出。记忆中的小A,是个瘦小孱弱的孩子。沉默寡言的她很爱看书,学业成绩倒是非常不错。现在的她面色红润,笑容满面,浑身上下不仅洋溢着青春的气息,还有着金融区白领独有的强大气场。

“老师谢谢你来喝茶,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。”小A替我倒茶,还细心地替我把蛋糕切小块,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:老师,原谅我在当时没有告诉你,我其实是个家暴受害者,父亲酗酒,然后就家暴我和母亲。最凶狠的一次,他用脚踹开了家里的一扇门,而我和我的母亲,就瑟瑟发抖地躲在那扇门的后面……

从这以后,“门”成了我心头一个巨大的创伤,我沉默寡言,是怕一不小心,就把家里的事给说出来;我也孤僻自卑,觉得父亲这样对我们,是我的错,如果我可以做得好一点,也许他不会那么生气打我。更多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很倒霉,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快乐生活,我却几乎要被一扇门给压垮,濒临崩溃?

老师您那时候常常与我们分享一些好文章,我喜欢阅读,每次接到您印给我们的文章,都如获至宝。有一天,你给了我们一篇文章,读完之后,我呆立良久,不能置信:文章里的他,有一个和我相似的父亲和相似的遭遇,他父亲也在一次家暴中,踹破了家里的一扇门,然后毒打他和他的母亲,而那一年,他与我同龄,他还是个孩子,但他没有垮掉,而是更加发奋图强,学业有成,终于从泥淖中挣扎了出来,还带着他的母亲。

老师,您知道吗,这篇文章打开了我的心门,如灯塔一般照亮了我当年无比暗黑的生活,我一点点振作起来,拼命读书,终于考上了大学,大学毕业后也有了很不错的的工作,有能力给我的母亲、也给自己很好的生活。

读完那篇文章后,我就想谢谢您,可惜那时候太过自卑,连当面和您说声谢谢的勇气都没有,但这份感激,一直藏在心里,必须要告诉您……

我用纸巾替小A擦去脸上的泪水,续上一杯热茶慢慢喝,觉得这杯茶,苦涩之后回甘,特别香甜。

活着是一首诗

宁白

安房直子在《秋天的声音》里说,没有睡的,是星星和花,谁也没有看我们。它曾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感受,对于这个世界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感受。而李兰妮的这本书,通过她的看,让我们看见了,世界看见了,这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痛苦。

痛苦教会我们东西。很多痛不是随着时间就能减少的。作者说到有百分之二十的患者服药也不能治愈。

至今服药已经9年了。没有所谓复发,因为没有哪一次好转,每天都活在蚀骨的疼痛中。浑身像插满了针,又像是案板上的生鱼,一刀一刀地被片下来,被凌迟。头痛的时候,就像被摔在地上的西瓜一样,脑浆横流,四分五裂,残破不堪。

这些只是能说出来的痛苦,不及那些说不出的深深黑暗的万分之一。比躯体的破碎更严重的是灵魂的破碎,我没有做坏事,却像伏地魔一般灵魂碎裂成片,在每一个头痛欲裂的白天和夜不能寐的夜晚折磨着我。求医多年,遇见痛苦的人很多,有的在医院呆滞、沉默,紧闭双眼,脸上刻着常年忍受痛苦后斧凿般的纹路,有的撕心裂肺地大喊大叫,跪在甚至躺在地上,连起码的尊严都无法保证。有的人平日看着很好,正如作者在书中写到的那样,海伦、娃娃、小蘑菇等人,但他们的心里住着一个地狱。作者写到的那些病

来。我无忌他近乎冷漠的行医姿态,我把这看作是杏林长者的沉静,期待在这沉静的背后,有一份悬世济壶的执着。现在,没有出现治疗癌症的终结者。任何一位认真的有“野心”的医家,都有攻克这一顽疾的企图。我的魂里,和病友们一样,呼应着他们的企图。

后来知道,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医专家。每年两次,开车200公里,见他5分钟,对我来说,都是一次领取下一程生命的通行证。有一次搭完脉,问他,还好吧?他答,好的。药还要吃几年?他难得地微笑了,吃个十年吧!这预告的十年苦药,在我心中,成了一个喜讯。那年回到家,有一个民间土方在等着我。

一位50多岁的矮小女子,背了一袋切成寸断的猕猴桃树根,到了我家门口。正是盛夏,躬身背上4层楼,身子已软,汗衣贴背。她气喘吁吁地说,这是土方,煎了喝汤,有效。我接过来,掂着足有几十斤重。一个城里的孩子,哪来的猕猴桃树根?她说,请人从老家山上挖来的,新鲜着,盼你快好起

来。古树无语。它巨大的华盖不露声色地庇护着我们。此时,你觉着自己的安稳,也生出些许超然。

H君早已回到浙东小城静养。有一次,他在电话中告诉我,常记得在病

基础,给彼此空间。

C君说:“三观不一样,会影响亲情。”

而D君则反驳:“血缘超过三观,不管是不是一致,血缘关系永远不会被影响。”

这样的谈论非常有意思和意义,让我直接触摸到了当下

处在亲情氛围,享受亲情也付出亲情的人们的心理。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亲情标本,每一个话语的背后都有亲情的冷暖。

我对亲情的幽暗有自己的判断,在我的散文《致不孝之子》里曾说:血缘是代表不了什么的,如果有血缘就爱一切,就容忍一切,那么,我不要这血缘。对我来说,父母亲情给了我温暖,那种无私、不求回报,我铭记在心,时时想回报;当无力回报或失去回报机会,那种锥心撕裂,也是终生不会磨灭的。子欲养而亲不待,那永远的亲情的空白是永远无法填补了。

但子女各异,每人对父母的亲情的

人,那些种种表现不一却都怀着各自伤痛的人,洁癖患者、强迫症患者、抽动症患者、焦虑抑郁患者、烟酒依赖症患者等等,每个人都带着自身的愁苦,活在地狱。尤其她深具人文关怀地写到精神疾病越来越低龄化,我们看到很多患者虽然是父母来陪护,却又都有着原生家庭的种种尖锐的矛盾和问题,裹挟着

愿我们都能平静勇猛

——读《野地灵光——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》

王颖

个人与家族的种种伤痕……

有一位总和病人交心的护士,每天戴着十字架,常常劝人说,你死都不怕,还怕活着么。然而在抑郁症患者那里,活着确实是件比死去更难的事。曾经听一个也是多年服药未改善的老患者找到一个名医问,该怎么办。名医直说了句,没有别的办法,只有熬下去。我在奋斗,我在忍受,我在活下去。

死亡教会了我们什么,生命便教会我们什么。

这是本生命之书。将人类作为命运的共同体展现,聚焦心灵,用书写治愈。创作是个奇妙的东西,一旦写出来,就总能找到真正懂他的读者。这是李兰妮做的最重要的一件

房的服务台,晚饭后,三五个病人聊天的情景。只是那位长脸的中年护士极不耐烦地说“你们走开”让他难受。当年围拢聊天的病友,大多都已“走开”,进了天堂。他有点愤然:她不知道,也有上帝来不及接纳的人,还未“走开”。

我沉默了一会。这异样的敏感,只会产生于身处地狱边缘的人。我劝她说,她只是无意一说而已,不要当回事。

春天的时候,收拾书橱。那本一直想看的书,在书橱的最高层找到了,它躲在第二排的角落里。一册陈旧的九成宫帖连同一方挺沉的石砚,被一起捧了出来,准备在吧台上,站着写字。缺了口的茶杯,怕摔破,我不再使用,把它放入了书橱下面的柜子。

我想留住已在天堂的父亲,那一份恒久的温暖。回过头,对妻子说:“什么时候,请那位送猕猴桃树根的女子吃顿饭吧。多年未见,不知她会应允否?”

窗外吹来的风,已悄悄散去了寒意。院子里的树丛,正蔓延出一层新绿,翠翠地闪着光。早春的鸟,在绿的光影里欢快地啾啾……

反应却是不一样的,个人的基础不同,心理各异,价值观差别,这导致了很多人伦悲剧。这例子不胜枚举。

亲情是有氛围和养成的,我一个多年的学生给我留言:亲情,对我来说,是最温暖的感情,它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我,不会抛弃我。它是我努力生活下去的强大精神支撑。

我好像从没感受到过什么道德绑架,付出也没考虑过什么边界感。我们一家人都是在倾情付出。

我对这个学生的留言感慨,她曾遭遇生活的打击,最后是亲情拯救了她,使她走出阴霾,走出抑郁,重新选择生活。

其实国人在亲情上,倾向于奉献索取模式,这里面要辨别起来,说破英雄惊煞人,奉献有时像银行存款,是想回报率的,我老家的一句话最直白:养儿防老!但我们细想这是一种投资,投资是有风险的,折本都是正常!于是正常的预警提醒,设立损点和防火墙是必须的。亲情里适当的界限是必要的。

亲情需要边界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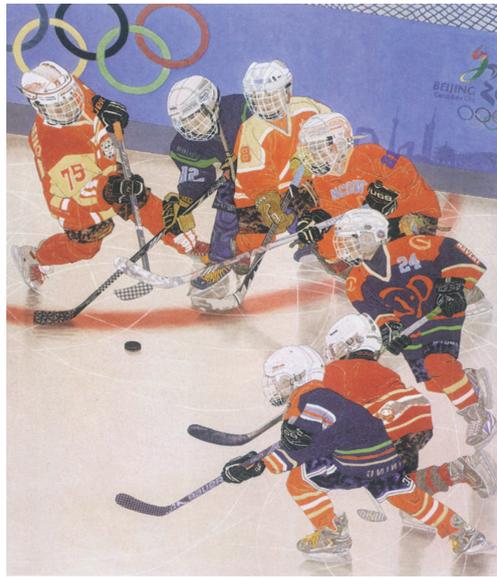
责编:杨晓晖

事。她关照的是一个在一般人看来特殊的群体,然而她通过她的进入,使两个时空之间的缝隙被打破又缝合了,有机地交融在一起。因此我们读这本书,非但没有一点隔,反而很生动。这和她的描述语言的轻灵与直接分不开。有些话我们知道但是不说,可是说出来,就总能打动到一些人,念念不忘,产生回响。我们读到的这类作品越多,这个世界对待这类疾病的认知和旁人的眼光也会愈来愈平和。除了作者的自述部分,她的“医学文摘”和“历史闪回”的结构和体式,也做到了很好的科普,让普通读者充分了解了精神疾患曲折接受治疗、精神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历史。

接受疾病的存在,与疾病共处,是最重要的。可能它同样会让你抑郁、焦虑、紧张不安、心悸抽搐,但是请接受它吧,在人生道路上不可避免会碰到难以接受的事,疾病也是一样。李兰妮关注疾病医疗,挖掘心灵疼痛,用文字温暖着每一个值得被呵护、被记录的生命瞬间。这条路真的难走啊,可我们还是要怀着巨大的忍耐走下去。那些纠结的、强迫的、难以割舍的、痛彻心扉的、放不下的东西,我们终是要放下。

愿我们都能活得平静勇猛。

冰球小将 (中国画) 马婕



冰球小将 (中国画) 马婕

麻雀的道义

詹政伟

我常常为麻雀的死而暗暗垂泪,与此同时,我也会被它们告别世界的方式所折服,因为你看不到正常死亡的麻雀的踪影,你能看到的只是遭受外力挤压而夭折的麻雀。

寿终正寝的麻雀通常都会走到某一个角落,不打扰这个世界。活着,为人类歌唱,死了,就为自己歌唱。



但亲情里理性的东西,在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中发育不全,要是太强调界限,可能下不了狠心。大部分人没界限,他们有无界限的痛苦,他们也获得了没界限的亲呢。

界线是应该建立的,哪些不能突破,哪些有弹性,这是技术活,十分考验人。给彼此空间,不道德绑架,不倚老卖老,不倚小卖小,不怀心思不算计。不伤了感情和亲情,才是理性和感性目标!

我们需要智慧。我们从小的成长,父母是不凭智慧和我们一起相处的,他们没有时间、精力,也没有这个知识智慧,都是粗糙的、冷漠的、控制的、强硬的。我们不知不觉会将这种模式照抄下来,对待孩子。如果我们不改,这种模式,还会传递到下一代身上。我们自己没有空间意识、界线意识,自己都没有,如何给予别人?

十日谈

亲情需要边界感

作为一只从乡村起飞的“凤凰”,我有一双沉重的翅膀。